

谁在敲门？

〔苏〕亚·基科纳泽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谁在敲门？

〔苏〕亚·基科纳泽 著

李正章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Александр Кикнадзе

КТО ТАМ СТУЧИТСЯ В ДВЕРЬ?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1976

根据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76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赵慧如

封面设计：刘斌

谁 在 敲 门 ？

〔苏〕 亚·基科纳泽 著

李正章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56,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0

书号：10003·021 定价：1.5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介绍了苏联侦察员格拉尼亚·佩斯科夫斯基成长和
在敌人心脏英勇战斗的故事。

佩斯科夫斯基是烈士的儿子，中学毕业后被送往一所培
养侦察员的学校。他很聪明，但也很自负，对学校严格的纪
律很不习惯。老师们认为，如果他不改变性格，将来难以适
应一个侦察员那种工作和生活。老师们因人施教，对他进行
了不同方式的教育，培养了他的坚毅精神和在复杂环境中分
析问题的能力，并用亲身经历吸引他，给他树立了榜样。佩
斯科夫斯基在毕业前夕，被秘密派往纳粹德国，从事侦察工
作，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他经受了远离亲人的孤
独，与狡诈凶恶的敌人机智周旋。特殊的战斗锻炼了他，使
他成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员。

严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多年战斗在敌后的佩斯
科夫斯基，在完成特殊使命后，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
乡，他敲着自己的家门。他的妻子问：“谁在敲门？”

目 录

第一部 儿子和“侄子”

- | | | |
|-----|--------------|---------|
| 第一章 | 圣捷列扎村 | (1) |
| 第二章 | 学校 | (41) |
| 第三章 | 一个带有字母“B”的名字 | (88) |
| 第四章 | 回忆父亲 | (95) |
| 第五章 | 邀请 | (102) |
| 第六章 | 弗朗茨·坦年鲍姆 | (132) |
| 第七章 | 新相识 | (138) |
| 第八章 | 在将军的办公室里 | (150) |
| 第九章 | 期待 | (152) |
| 第十章 | 送给阿格利毕娜的头巾 | (170) |

第二部 抉择的时刻

- | | | |
|-----|--------------|---------|
| 第一章 | 开战前夕 | (177) |
| 第二章 | 谈话 | (181) |
| 第三章 | 电报 | (183) |
| 第四章 | 转折 | (198) |
| 第五章 | 将军办公室里的第二次谈话 | (200) |

第六章	上前线·····	(205)
第七章	审讯·····	(218)
第八章	浅蓝色的礼服·····	(224)

第三部 深入“虎穴”

第一章	空降兵·····	(230)
第二章	深交·····	(241)
第三章	暗号·····	(252)
第四章	乌利里赫·卢克·····	(254)
第五章	普里莫什·乔班·····	(263)
第六章	于尔根·阿申巴赫·····	(281)
第七章	十毫升碘酒·····	(288)
第八章	决斗·····	(293)
第九章	里帕·····	(303)
第十章	在“伯阳”饭店以及远离饭店 的地方·····	(308)
第十一章	普里莫什和科泰·····	(328)
第十二章	情侣·····	(333)
第十三章	在清晨4点多的时候·····	(338)

第四部 明天和后天的故事

第一章	从四层楼上看盟军会师·····	(343)
第二章	归来·····	(358)
第三章	伊兹麦洛沃公园中的林荫路·····	(359)

第一部 儿子和“侄子”

第一章 圣捷列扎村

巴库公社粮食局局长维利耶夫起身迎接佩斯科夫斯基。他象真正的高加索人那样，伸开双臂，搂住客人，稍稍提起，接着便亲吻起来。土生土长的高加索人都懂得，单单用语言并非总能表达出所有的感情。

“阿尔谢尼·帕夫洛维奇！看见你我真高兴，高兴极了。来，让我拥抱你。你真是个好样的！你说，咱们最后一面是在哪儿见的？”

“最后一面？在巴依洛沃监狱，放风的时候。”

“你的记性可真好呀！唔，对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后来，你是因为在区舰队搞宣传鼓动被判刑的，是不？和我同牢房的保利·卡尔洛维奇后来怎样了，你还记得吗？就是1914年在捷列扎村窝藏土耳其间谍的那个电报员。给他判了几年？”

“不知道是3年还是5年。我记得他总是向上帝发誓，说他没有罪……”

“你大概会觉得奇怪，这个维利耶夫怎么不问问你的情况，倒先想起一个日耳曼人。你的生活情况我了解。我可不是无缘无故才提起这个电报员的。其实，他是自己人。战后，我请他来做过客。他说，他的家乡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移民村，简直是人间天堂。我现在越发常常想起这个捷列扎村。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把你找来的。当然也想和你见见面。可是你明白，现在不是畅谈的时候。照直说吧，我们需要你来粮食局工作。我已经听到汇报，说你打报告要求去打仗，现在我正想让你承担一项真正的革命战斗工作。”

“局长同志，您既然谈到这个，那就请允许我说几句。这场战争我已经打了一半，打仗这一行我比较熟悉。难道就把这一切都白白地扔掉？粮食工作我可不会搞，说得确切些，这一行我还得从头学起。而且，我对这种工作也不感兴趣。给我一个同打仗比较相近的工作吧。我是一名炮兵军官，在革命部队里，在培训年轻的红军指挥员方面，我会更有用的。您比我更清楚，敌人绝不会对我们公社善罢甘休，也不会让我们安生。”

“亲爱的，我都非常清楚，”维利耶夫往前迈了一步，把手放在佩斯科夫斯基的肩上。他碰到冰冷的皮外套，立刻抽动了一下双肩，然后走到灯前，把火拧大些。“这冬天真讨厌，快过去算了。瞧，亲爱的，我们粮食局非常需要有经验的革命干部，在这方面并不亚于部队。听见没有，一点也不亚于部队。现在城里的粮食储备只够两个星期用的，至多3个星期。要让人们不光凭一股热情信赖我们，你知道这需要……”

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维利耶夫拿起听筒。

一个女人尖细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局长同志，纳基耶夫家打来电话，说有急事，接

吗？”

“接吧。”

“委员先生！”听筒里说，“我不希望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你不要动斯柯别列夫兄弟的粮仓，你听见没有？”维利耶夫向佩斯科夫斯基招了招手：走近点，你听——他把听筒对着佩斯科夫斯基。“那里的面粉已经剩下不多了。你要是想抢，那就放把火烧掉它，你和我们都别想得到，让它去见真主吧。再见，你好好想想我的话。”

维利耶夫慢慢地放下了听筒。

“这样的电话，一天有好几次。瞧，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什么人可以指望。可是没有粮食，如果我们没有最低限度的储备，我们就不能制定任何计划。可以说，粮食问题的解决，决定着我們巴库公社的前途。这就是为什么我请你来，为什么想起了捷列扎村。”

一个肤色黝黑、纽扣上别了一只小红结的年轻人走进屋来，把一叠文件放到维利耶夫面前，要他签字。他还提醒说，各部队来开会的代表已经到齐。

维利耶夫很快批完了文件，说道：

“让他们等5分钟，请他们原谅。”

然后，又对佩斯科夫斯基说：

“你看，我没有时间说服你，让你相信这项工作对革命是多么重要。现在谈主要的。带上5、6个海军战士——我们会给你久经考验的、觉悟最高的同志——马上出发去捷列扎村。银行拨给你钱。搞不到粮食就别回来。侨民们有的是粮食。对，必须给他们讲清楚革命的目的，说服他们把粮食卖给巴库人。老兄，这里需要一种特殊的外交。懂了吗？别的县我们也派了全权代表，让他们带上皮靴、套鞋、布匹去换

粮食。可是那些日耳曼人有的是这种东西，所以你带钱去。不过不能乱花。我们的预算状况你是知道的。你必须搞到9,000普特^①粮食；记住，不能少于这个数字！详细情况，比如什么时候调给你装粮食的车皮，什么时候出发，怎样和我们保持联系，有人会告诉你的。”

维利耶夫从抽屉里拿出委任书，上面有巴库苏维埃主席斯捷潘·沙乌米扬的签字。委任书写明：巴库苏维埃粮食局工作人员阿尔谢尼·帕夫洛维奇·佩斯科夫斯基为巴库市采购粮食之全权代表，现委派其同捷列扎移民村正、副村长洽商，敬请大力协助。

佩斯科夫斯基把委任书放进衣袋，戴上军帽，举手敬礼：

“维利耶夫同志，如果一切顺利，完成了任务，那么我调动工作的请求是不是就算同意了？”

“哈，你倒真顽固，”维利耶夫笑了起来。“回来再说。现在先让我拥抱你，祝你顺利归来。”

移民村村长仪容整洁，脖颈细长。他从维也纳式编椅上站起身来，迎接佩斯科夫斯基，脸上既无欣喜之色，也无颓然之态。他冷漠地伸出手，嗓音沙哑地说道：

“我是格吕弗尔特·阿尔伯特·亚历山德罗维奇。先生可是从远道而来？”

“我不习惯以‘先生’相称。我叫佩斯科夫斯基。叫我佩斯科夫斯基同志就行了。我从巴库来。”

“我们这里也都是同志。大家一律平等。有人生活得好

① 1普特约合16.38公斤。——译者

些，有人差些，但我们彼此还是喜欢以‘先生’相称，因为我们互敬互爱，而且不想改变风俗习惯。”

阿尔伯特·亚历山德罗维奇用冷冷的目光字斟句酌地读着佩斯科夫斯基的委任书，久久地、吹毛求疵地琢磨着。他还问道，委员先生是不是已经到过别的村子，还是日耳曼人有幸先蒙宠幸。当他得知，委员暂时还没到过别的地方，先从捷列扎村开始，便不满地哼哧起来。阿尔谢尼掏出烟请对方吸，烟盒里面装着专为这次谈话准备的“捷尔比”牌香烟。村长不声不响地用手捻了捻纸烟，惬意地嗅着：

“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好东西。老牌子喽。我应该付多少钱？”

“一个钱也不用付，”佩斯科夫斯基答道，同时后悔不该掏出香烟。他想起，大战爆发的第二年，他正和自己的炮兵连残部在马累耶库利契基喂虱子，有一次，7个人只剩下了半荷包烟，他听到一个总是乐于遍施“天惠”的军士讲道：

“弟兄们，人家说，德国人有这么个风俗，真的，你要是找人要根儿烟，马上就应从口袋里拿出几分钱，把帐算清楚。瞧，这是什么规矩，真的。”

现在，佩斯科夫斯基望着村长那双冷漠的眼睛，心中想，谈话开始得很不得当。本来应该派一名有心计的律师到这里来，而不应该让他这样一个只会下令或者从命的战士来。在这里，没有分寸的话只能适得其反。移民们都十分吝啬，未必会按照他给的价儿让出粮食。他听说，派到巴库城郊阿普歌伦半岛各村的全权代表都已经买到了粮食，原因是在那些村子里有雇农和富农，有穷有富，一种刻骨的仇恨使他们泾渭分明，从而使年轻的政权得到了舍此便无法生存的粮食。

贫农们对于那些不属于他们，但却是他们用血汗换来的

财富，总是了如指掌。他们知道，谁大概有多少粮食，可能藏在哪儿。新政权派的全权代表一旦到村，他们都十分乐于协助。可德国移民村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佩斯科夫斯基知道，整个移民村只有一个彼得算得上是个雇农。他身材高大、没有胡子，是个敦厚、有些痴呆的农民。他田无一垅，房无一间，帮谁盘灶、看孩子、种田或者放牛，就住在谁家。这个彼得对于给他饭吃，给他活干的人极其忠诚。

是的，在这里应该用另一种办法。必须把这472户按照自己的、佩斯科夫斯基不太熟悉的风俗习惯生活的人家，把整个村子，把这些年纪虽有老少之分、但却全都话语迟疑的人们变成盟友，必须打破这堵几十年来形成的与世隔绝的厚墙。

可是，怎样打破呢？用什么办法？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行？

“您为什么说‘一个钱也不用付’呀？”村长诧异地问道，继续端详着那支烟。“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价格。如果它没有价格，那为什么要费力去造它呢？就为了得到一声‘丹可申’^①，为了一声‘谢谢’？你们的俗话说得好，‘谢谢’不能当饭吃。我应该付给您多少钱？”

格吕弗尔特完全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他非常清楚将要谈些什么，并且早已做好了准备。他知道城里的情况，知道全权代表们也拜访了别的村子。他正等待着这几天会有人到捷列扎村来。对于这次会晤，他已经做了准备，设想过各种可能的问答，甚至连回答问题时的腔调也想好了。如果全权代表一味坚持，他，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便建议召

^① 德语“谢谢”的译音。——译者

开全村大会，让大会决定，谁能交多少粮食。对，就是交，而不是卖，因为新政权给的价钱比市场上低得多……不过，新政权完全不应该同村子里的这部分人搞坏关系，这些人素来以勤劳肯干、精明过人、无人嗜酒而为人称道。

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时地把用粗线缠着腿的眼镜扶正，掸掉桌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一再说明，在472户人家当中征购9,000普特粮食，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那样，明年开春全村就会没有粮食吃，也没有种子下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挺直身子，他那象是受了委屈，但又带有威胁口吻的低沉声音，从天花板的某个地方落了下来。

“您作为新政权的代表，如果不相信我，您可以和邻居们谈谈。他们会告诉您同样的情况。”

哦，毫无疑问，邻居们非常清楚该说些什么。是的，他们可以从自己不多的存粮中拿出一点儿来，但决不允许任何人去看他们的粮仓，否则全村会一拥而上，决不允许……这里没有贫农和富农，大家都一样，全村奋起，家家相帮，不让任何人吃亏。你们带这些全副武装的海军战士来干什么？就是为了护送粮食？

这些，佩斯科夫斯基心中全都一清二楚，于是，便婉言谢绝了同村民的会晤。

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听着客人讲述国内形势，革命的目的，以及他对日耳曼人精明强干的无比敬仰，不住地微微点头。他一面点头表示理解，一面在心中暗暗思量，假如他们是在另一种场合、另一个时间里见面，他也许会更相信全权代表的话。可是现在，当一个有所求，而另一个不想给的时候，这些话便都失去了本来的含义。

“我们可以拿出……”阿尔伯特·亚历山德罗维奇抬头望着天花板，用关节突出的手指拨弄着算盘珠，“我们最多可以拿出6,000普特，您知道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吗？”

“我们非常清楚，格吕弗尔特同……哦，格吕弗尔特先生，”佩斯科夫斯基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竭力奉承的腔调，便一下子憎恶起自己来，接着完全改变了调子：“我们都很清楚。不过您所提的数字……我很理解您对全体移民所负的责任，但是我仍然不能相信，您的同志、邻居会不关心……会拒绝帮助革命艰难地起步。我们建议同你们合作，是的，我拥有全权表明这一点。同时，我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以致使我们的关系变得不愉快……假如我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我当初肯定会拒绝接受这种任务的。”

佩斯科夫斯基沉默了一会儿，掏出烟盒，但他看到，对方根本没有吸刚才拿的那支，而且把烟放到了一旁，好象表示，既然他们没有谈妥，他也就无权碰这支烟。看到这种情形，佩斯科夫斯基沮丧地关上了盒盖。

“既然如此，那就请您把全体村民召集起来。我想和他们谈谈。”

“今天无论如何不成，有些人到埃利扎别特波尔^①去了。那里有位杜勃科夫斯基先生去世了。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地方志学家，是我们极好的朋友……而且，我们有个习惯，如果要开会，必须提前一个星期通知，好让大家把自己的事情做完，能腾出空来开会。假如您早一点儿告诉我，我本来可以在礼拜天祈祷完毕之后宣布这件事。这样重大的事情至少……至少需要提前3天通知。”

^① 即下文出现的耶利萨韦特波尔，此人俄语讲得不标准。——译者

“您让我怎么办呢？空手而回吗？”

“为什么要回去呢？欢迎您在我们这里作客。请看一看我们怎样生活，象不象资产阶级。”

“那好吧，”连佩斯科夫斯基自己对这个答复也感到有些突然。

第二天一早，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便传遍了8里长的主要街道——和睦街。这条大街穿过整个移民村。在铺砌着鹅卵石的“通衢大道”中段，设有村管理所、邮局、两家商店（其中一家窗板紧闭，正等待择吉日开业）、学校和诊所，还有那些最受人尊敬的头面人物的住宅。阿尔伯特·亚历山德罗维奇·格吕弗尔特的寓所也在这里。

不论是住在“通衢大道”上的头面人物，还是住在“大道”两侧的老百姓，对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都没感到慌乱，大家十分镇静：近年来的事变使移民们学会了如何对待命运的变换无常，学会处变不惊、忍耐克制。其中有些事件使她们久久难以忘怀。

1914年底，在土耳其投靠三国同盟并宣布参战后不久，移民村突然来了一队宪兵。这是一个骑兵排。他们包围了邮局和保利·卡尔洛维奇的家（同邮局毗连）。保利·卡尔洛维奇是一个老实的、不惹人注意的电报员。他和一般日耳曼人不同，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当他被拉出来的时候，全家哭诉不停。邻居们也互相询问，这个老老实实在的保利·卡尔洛维奇能有什么事呀？准是误会了，简直是草木皆兵，竟怀疑这么一个人是间谍。可是宪兵们很快又拉出一个大吵大嚷、比比画画的陌生人，他发誓自己无罪，并且把双手伸向天空，呼唤真主为他作证。这是一个土耳其间谍。他搜集在外

高加索公路上兵源调动的情报。他有一张桥梁和隧道平面图，准备在土耳其军队到来之前炸毁它们。保利·卡尔洛维奇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此，移民村便住进了一个名叫伊利亚·彼得洛维奇·里帕的宪兵队司务长。他的任务是维持治安，并把所有可疑的来客报告给上司。

司务长极为尽心尽职，所以曾经两次得到上司嘉奖。一次得到50卢布；另一次因为积极卖力，本来应该荣膺奖章一枚，但因为政权改变而没来得及捞到手。

十月革命后，里帕由于惯性作用，继续照章行事了大约3个月。后来，他竟非常顺利地改行当上了学校园地的看守，开始等待时机。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自己，就连别人也感到惊奇不已。里帕以为，他那监视、探听并及时汇报的习惯会自然而然地改掉。可是当他得知巴库的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整整一夜都没合眼。他心中盘算着，怎么干才好些。他明白，平时观察积累的材料足以使他得到一个比眼前屈居的位置不知要显赫多少倍的肥缺。不，他并不想隐瞒自己当过宪兵，但他同样也不想隐瞒，他可以同旧的东西——旧习惯、旧观点、旧时的朋友，以及一切能使人回忆起旧时代的东西彻底决裂。当然，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谁有多少粮食，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全权代表，如果事情干得神不知鬼不觉……，那肯定会提拔他、嘉奖他，也许还会给个一官半职……幻想把里帕带出这间建在校园中央的小破屋，带到九天之外。

清晨，伊利亚·彼得洛维奇把胡子刮得精光，带上那条他亲手用拨火棍削成的拐杖，好使自己的身子和思想都感到稳一些，然后慢条斯理地向格吕弗尔特的寓所走去。看到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后，他规规矩矩地问候了一声，

接着便问道，听说有一位姓佩斯科夫斯基的客人，他想和他谈谈，因为从前在下诺夫戈罗德认识一个人，也姓这个姓。想打听一下，那个佩斯科夫斯基是不是他的亲戚。

这时，阿尔谢尼·帕夫洛维奇从屋里一步跨了出来。主人无计可施，只好把伊利亚·彼得洛维奇介绍给他，但悄悄地把这个看守过去的身分告诉了他。村长有意把佩斯科夫斯基和里帕引进餐室。隔着一堵厚厚的屏风式的墙壁，他的女儿马尔塔躺在那里。几天前，马尔塔在牛棚里崴伤了脚。格吕弗尔特顺便到女儿那里，向她使了个眼色，好象说，你仔细听着，记住谈些什么。

这个吩咐使人感到不快，并且有伤人的自尊心，但这是严父之命。马尔塔不知道，也猜不出会谈些什么，但从父亲那严厉的手势看，她感到将要谈十分重要的事情。于是，马尔塔放下书，侧耳倾听起来。

里帕在隔壁谈话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

“咳，咳，天气还可以，这天气还可以。听说，今年冬天长。您在我们这儿过得怎么样？”

“挺好，”陌生人不想长谈，只说了两个字。

“我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来的。1912年，在下诺夫戈罗德我认识一个人，叫阿尼西姆·马特维耶维奇·佩斯科夫斯基，在造船厂当工程师。他在德国留过学，是一个十分宽厚的人……我想，这个阿尼西姆·马特维耶维奇是不是您的亲戚呀？……这个姓不常见。我很想知道，政变后他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活着？”

“不知道，我头一次听到阿尼西姆·马特维耶维奇这个名字。”

“那可行了，”这么说，我白白打扰了您。真对不